



村民在给小麦打药。

赵长风 摄

□ 刘旭东

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打药这个农活,或者见过,或者亲自参与过。在长达几十年的农村生活中,我曾有过无数次打药经历。

所谓打药,就是为农作物喷药。打药是管理农田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。早年,农作物病虫害严重,喷洒农药是主要的防治措施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临清市金郝庄镇是全市乃至全省有名的棉花生产基地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,当地农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棉花。然而,棉花管理却最是费工时,治虫就是其中一大项。棉花的虫害主要是棉蚜虫和棉铃虫,一旦打药跟不上,就会严重影响产量。那时,从早到晚,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就没断过背着喷雾器打药的人。

说起喷雾器,其形制和性能是多

种多样的。较早使用的是铁皮材质的老式圆筒喷雾器。灌上水,兑上药,拧紧盖子,开始“呼哧呼哧”地给喷雾器打气,和给自行车胎打气差不多。等把气打足,就抓起带子,往一边肩膀上一挎,打开喷杆上的开关,桶子里的药水就通过喷头成雾状喷洒出来。打药的人沿田垄往前走,一边走一边摇动着喷头,以便使药液均匀地喷在庄稼上。只是过不一会儿就需要把筒子放下来,继续打气。后来,兴起了一种扁圆形的以塑料或玻璃钢为材质的手压喷雾器,可以左手抓着压杆连续掀压打气,右手掌握喷杆,直到把一桶药水打完。这比老式的喷雾器先进了不少,而且容量也大,使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。长期以来,这种喷雾器成为农民治虫的主流工具。

打药,需要解决水的问题。可以从家里拉着水,也可以去地里的井里汲水。因机井沙管细,需要将一只特

打药琐记

制的高高细细的水桶拴在长长的绳子上从井里往上提水。当然,如果赶巧附近有浇地灌溉的,或附近有水塘,就方便多了。

那时,和全村所有农户一样,我家的八亩地全部种上了棉花。植棉过程中,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对付虫害。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一家党报上有篇文章的题目是《小小棉铃虫,惊动国务院——虫尸竟用麻袋装》,可见棉铃虫肆虐之严重程度。棉农们几乎天天打药,有时刚打完一遍,赶上下雨,就要重新打一遍。打药时,为了防止药液喷在身上或溅进嘴里,大热天也要穿着长衣长裤,有时还要戴上口罩,一晌下来,浑身上下大汗淋漓,衣服像在水里浸泡过一般。那时的我年轻能干不怕累,曾经一晌打过十三桶药水。说起来可笑,偏偏我又爱听收音机,没有便携式收音机,我就斜挎着一个大大的收音机,脊梁上背着药筒,边打药边放大音量听着。听新闻、听评书、听广播剧、听电影,也听歌曲和音乐。别说,一边干活一边听,倒也真就减少了些许疲劳和寂寞。一位老乡看到我那样子,开玩笑地说:“你呀,我看还是压得轻!”

说起打药,最难忘的是1985年夏天我和妻子晚上打药的情景。那时,我在乡政府办公室上班,平时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家打药。当时儿女还小,需要照料,妻子也抽不开身去打药,地

里的棉花只能任虫子祸害了。一天晚上,我从单位急急回了家,和妻子一商量,再不打药棉花就要绝产了。“孩子们都睡着了,干脆咱晚上去打几筒子药吧!”“好!”妻子痛快地答应了。好在那天晚上月光明亮,虽没有风,倒也凉爽。责任田就在我家房后,只隔着一道围子墙。我在围子墙上立起一架梯子,夫妻二人各自背着兑好药水的喷雾器,登着梯子翻过围子墙,越过寨壕,匆匆来到地里,在皎洁的月光下,起劲地为棉花打起药来。说也巧,那天打的药是“水胺硫磷”,第二天我看瓶子上的说明书,竟然发现,这种药夜间杀虫效果最好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我们这里棉田面积大幅减少,人们开始种起小麦和玉米。但这些庄稼同样需要打药。不过,为粮食作物打药的劳动量显然与为棉花打药的劳动量不可相提并论。而且,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渐渐兴起以汽油作为动力的背负式喷雾机,效率提高了不少。之后又兴起一种充电的喷雾器,再后来又有了在大田里作业的喷雾机械,甚至近年来还有人用了无人机喷药。目前,那种繁重的打药方式已不复存在。我家那三个手压式喷雾器、一个背负式喷雾机,也早就被冷落在一个角落里,只剩下一个充电的高压喷雾器,偶尔用来为院子里种的蔬菜和果树喷喷药了。



儿时卖冰棍儿

□ 徐龙宽

骄阳似火烘烤着大地,世间万物仿佛要被烤熟。在这样的季节里,冰棍儿无疑成为畅销商品。

记得小时候,卖雪糕的方式十分质朴,用一个木头箱子来盛放冰棍

儿。有的人没有专门的冰棍儿箱子,便把自家的风箱拆除里面的所有机关,然后在箱子外侧涂抹上一层白漆,用红漆醒目地写上“冰棍”两个大字。我所使用的冰棍儿箱子就是由风箱改造而来的,当时找不到红漆,我便以黑漆代替,用高粱秆里面的内瓤,蘸漆歪歪扭扭地写上“冰棍”二字。

农村的孩子,在暑假里是绝不可能闲下来的,除了要完成假期作业,其他时间就会跟随父母到田里去干各种农活,比如拔草、施肥等。而对于我来说,总认为卖冰棍儿是一件美差。因为,这样一来,我便可以骑着自行车,悠然地躲在树荫下,一边惬意地享受着凉爽的冰棍儿,一边还能给家里挣钱了。

进货要去相邻的县城。傍晚时分,我跟着村子里的王玉祥,一起骑着自行车去进货。我们两个顺着黄河大堤,一路向北骑行。傍晚的景色美不胜收,天边被夕阳染成了一片绚丽的橙红色。余晖洒在大地上,仿佛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路上,归家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,赶着牛羊,拉着板车,满载着收获往家赶。

王玉祥带着我在一个村落前缓缓停下,村子外面有一处院落,大门紧闭。“就是这家,咱们在这里等吧,凌晨

3点开始生产,5点就能进去装货,咱们把自行车放在最前面占个位置。”王玉祥说。我抬头看看天色,此时也就是刚刚吃过晚饭的样子。离早上5点,还有八九个小时的时间呢。“咱们怎么吃饭睡觉啊?”我疑惑地问王玉祥。他扬扬手里的馒头,又从口袋里掏出两瓣生蒜递给我,原来他早就做好了准备。

我俩蹲在院子外吃完馒头,王玉祥又到墙角处,拧开水龙头,嘴对嘴喝起了水,他示意我也喝一些。我倚靠在墙上,困意如潮水般袭来,一个劲地打盹。王玉祥从冰棍儿箱子里掏出被子,径直跑到路边的水泥板上,躺倒便睡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,找了一块水泥板躺下。水泥板硬邦邦的,上面残留着白天太阳照射之后的余热。躺在那里,我只觉得后背生疼,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水泥板硬还不算什么,要命的是那些蚊子,纷纷围着我转。虽然我穿了长裤长褂,但是脚踝、脖子、耳朵、脸和手等部位还是裸露着的,蚊子不停地叮咬这些部位,不一会儿,我身上就布满了一个个又红又肿的硬包。实在忍受不了,我坐起来开始打蚊子。王玉祥自顾自地躺着,任由蚊子趴在身上咬,不一会儿他便鼾

声如雷。过了很长时间,我也慢慢睡着了。睡梦中,王玉祥把我推醒:“醒一醒,一会儿就能装货了。”

我伸伸懒腰,只觉得浑身酸疼,而且奇痒难耐。揉揉眼睛再看,不知道什么时候,院子门口的自行车已经排起了长龙,各色的冰棍儿箱子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,人们打着哈欠,等待着院子里的人喊着装货。还好我和王玉祥来得早,货一出来,我们两个就迅速地装满冰棍儿出来。此时,早起的人已经荷锄下地开始干农活了。

我们俩驮着满满当当的冰棍儿,兴高采烈地返回家。虽然夜里经历了那么多辛苦,但顺利进到冰棍儿,我们的心情十分愉快。一路上,王玉祥情不自禁地唱起歌: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麦穗香两岸……”“明明是稻花,你怎么唱麦穗啊?”我好奇地问。“咱们这里,种的是麦子,没有水稻。”说完,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们把冰棍儿驮到田间,干农活的人们立刻聚拢过来,不一会儿就把冰棍儿卖完了。数着那叠钞票,我心里乐开了花。一夜的辛劳,终于有了回报,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,也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与努力的意义。